



养内者，以恬脏腑，调顺血脉，使一身之流行冲和，百病不作。——《寿世保元》

在那遥远的小山村

□方观男



置身在城市灰色丛林中，我却把心丢在故乡那个小山村，找不回来了。

清明前后淡绿的新叶绽放枝头。映山红如火如荼，朝阳的山坡上一大片一大片在翠绿的嫩叶中张扬香味浓烈，僻静幽谷兰花清淡地开着。上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顺便找兰草花。“山中兰草乱如蓬，叶暖花酣气候浓”。小树下，幽静的石岩边，远远闻到兰花清淡的香味。山里兰草是极普通，四叶一芽粉色的斑驳着。一趟下来满抱兰草，用家里脸盆、水盆、酒瓶养花，可怜的花在这样折腾不到一天，便是叶落枝败丢到一边，那一片泥土都是清香的。

二三月间青黄不接，窖藏的红芋绵了不好吃，我们吃草芯——这是极好吃的东西。头年秋天有懒人种田，荒草未尽，为了除草，就在田里放火把枯草烧光了。这种草根也能吃，一节一节的，从土里抠出来，水里一洗，白，脆，甜，如小嫩藕一般可口，一根能嚼好大会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那烧过的地方一片青嫩的草芽长出来。伸手一拔，就从中抽出草芯来，剥落外面的草衣，中间白的草芯能吃，清香，甜甜的，剥去皮就能吃了。我们每个人手中攥着一把，剥着吃，吃出春天的味道。

仲春，树上野果如高高的红灯笼，鲜艳诱人，我们早已按捺不住，先吃最红的，再吃黄的，最后是青得涩嘴的。吃得多了，晚上牙酸得都不能吃饭。我们知道哪棵

树的果子最大，哪棵树的果子最甜，也知道哪棵树上的果子该熟了能吃了，漫山遍野跑下来，采花摘果到家也基本有个半饱。直到零星灯火闪烁，山风中飘荡着母亲焦急呼唤的声音，才想起来该回了，撒开脚丫往家跑。

村边的岗上有几株枣树，秋天，金黄的枣子如珍珠玛瑙，馋死我们这帮“好吃精”，枣开裂了更甜。上学之前绕道从树下过，捡到好多落下的枣子——那是鸟儿啄下来的，跟同学们分享。光捡落在地上枣子不过瘾，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，我们行动了，正摘的麻利，他家有人来看枣子，放哨的一声暗号，我们赶忙从树杈上溜下，临最后还不忘使劲把树枝摇几下，只听得熟枣落地声如一阵骤雨袭来，然后不要命地撒腿就跑。本来都没我事了，落在后面的那小子大叫：XX，等等我！结果第二天那家人告状到妈妈面前，我被妈妈一顿好打，竹棍发出咻咻的声音，在屁屁上留下深深的印记。一连三天我都下不了床，那兄弟自知惹了祸，从家里捧来一大堆好吃的东西，放在我面前，剥好了喂我。

想到这些，我思乡的梦里都芬芳着映山红和兰花的香味。

后来我离开那小山村到县城里读书，尔后到更远的城市上大学，工作，成家；我从山村农家走入城市华丽五彩的世界。几十年的人生风雨吹走青春少年青涩，也吹白了两鬓黑发，儿时小山村的记忆却如雨后繁星，在无数个无眠的夜晚，我数着它们入梦。

探亲小记

□飘雪寒梅

很少一人出远门的她忘了胆怯，携着年幼的孩子随着人流向车站出口方向走去。母子俩急切地用眼神在人群里搜索着，寻找着那个很久未见，无比熟悉的身影……

不一会，他从不远处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一身浅色的衣服显得格外清爽洁净，像蓝天下飘着的一朵白云，让人特别舒服。儿子张开双臂迎上前去和他爸来个热情拥抱，儿子已高过爸爸大半个头了，拥抱起来的姿势显得有点别扭，他扬起脸，伸手摸了摸儿子头，骄傲地说儿子又长高了，在一旁的她深情地看着爷俩喜不自禁地笑了。

在火车上她就对儿子说：爸爸一人在外工作不容易，咱们去多陪陪他，不要一去那就玩手机、看电视，和爸爸聊聊天，晚饭后陪爸爸一起散散步、为爸爸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儿子懂事地说他知道了。

儿子对卫生好坏一直不是太在意。在他爸打开租住的房门时，儿子竟然说他爸的房间好脏，背包没放下就抄起拖把拖着卧室的地，他突然尖叫着摔了拖把跑了出来，“爸爸，壁虎，有个壁虎！”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，她看见了一个灰色的小家伙正利索地顺着墙角向另一个方向逃去。“没事，它是帮爸爸抓蚊子的。”他爸说。“爸爸，快来，这边还有个蚰蚰！”这时他在客厅的墙角又发现一只棕褐色的蚰蚰，“噢，这些都是爸爸养的宠物，这蚰蚰每天晚上还唱歌给我听来。”他爸打趣地说。其实，她刚才在打开窗户时，也发现了一只伺机而入的蚂蚱，她把它给轻轻地赶走了。

“把它们赶出去吧，晚上要爬上床怎么办？”儿子担心道。

“你们不在我身边时，天天都是它们陪着我啊，它们不会伤害你的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”他继续开玩笑道。

“爸爸这都快成昆虫世界了！”儿子的一席话把他俩逗笑了。而她的笑声里却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心疼。没有女人的家真的不像家。厨房灶台上散落着些锅碗瓢盆，铁锅已是锈迹斑斑，电饭锅里也零星地长出绿白色的小绒毛，一看便知很久没有生火了。沙发上到处扔着衣物、方便袋。茶几上散落着几个桔子，地上随处可见黑色的脏迹，整个家乱糟糟的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厂里，很晚才回家，回来洗洗就睡了。

身在异地的他把对亲人的挂念都转移到了工作上去了。已近晌午，一家三口在外随便吃了点饭，稍作休息，他便去上班了。她则甩开膀子开始了大扫除，汗水湿透了后背，湿了头发，她没有感到一丁点的累，她变戏法似的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。

他的风扇上爬满了厚厚的灰尘，儿子主动请缨，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，自己想办法拆去了扇叶，并把扇叶擦洗干净，又重新安装好。再次按下电源，一股如清泉般的微风轻拂而过，凉丝丝的。儿子又帮他爸爸去对面的小店扛回一桶18升的水。中午，她做了几个菜，儿子跑过来夸她棒棒哒。

饭桌上，她不停地给他和儿子夹菜，儿子也不停地给他俩夹着好吃的。阳光透过窗纱慵懒地照进干净整洁的卧室，窗外晾着的几件衣服还在慢吞吞地滴着水，有男人的，有女人的，有孩子的。她麻利地、有条不紊地干着家务，男人吃完她给他做的早餐又上班去了，调皮的儿子在一旁玩耍着。这种温和从容的气息让她很是享受，让她的心越发的沉静、踏实……

我怀念的那条小河

□赵梅

我的家乡在一个很小的集镇上，集镇西头有条小河。河底清澈可见：各种水草上附着大小不一的水螺，水草随水流或缱绻成团，或舒展摆动，美好而曼妙；偶有身体透明的小虾顽皮地弹跳似的水中游戏；一群群小鱼自由自在，在水中穿梭。

河面上有座青石铺成的小桥，它是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。我和小伙伴喜欢欣赏石板上的花纹，花纹的各种造型，抽象简洁有无限的遐想空间；我们还喜欢和水中的鱼群逗乐：等它们游近石桥，就一起跺脚，桥墩的轻微颤动波及到了水中，霎时，那些本来悠然自得的鱼儿，立刻慌了阵脚四处逃窜，乐得大家前仰后合。

那时还没有洗衣机，母亲和村里的女人们在河坡的平缓处放一方小石板洗衣服。她们边洗边唠着家常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。大人们从地里干活回来，往往把从田头捎带回来的蔬菜放进小河里先洗去“大泥”再带回家。有闲适的老人，常常带上能折叠的“马扎”小凳，点上一支烟，支起鱼竿，悠哉乐哉地在河边垂钓。

村里男孩大多都识水性，个个都是捕鱼的高手。有的擅长用丝网专捕水面上的浮鱼；有的弯着身子徒手能抓住河底的鲫鱼，一条一条往岸上扔，看得人羡慕不已。像我们这样的“旱鸭子”也可以捉鱼。晚上，找来一个漏水的脸盆，用塑料薄膜蒙住盆口，在盆沿外侧把薄膜用绳子扎紧，然后把薄膜挖出拳头大小的洞，放些馍屑进去，盆上拴上一根能延伸到岸边的长绳，再把盆沉到水深处。第二天一拉岸边的绳子，捉鱼的盆就回到了岸上。里面捉到鱼虽然不会太大，却很丰富。有勾腰曲背的小虾，有遍身土黄的泥鳅，还有身体扁平的草鱼，有时还能捉到肉质鲜美的黄鳝。有自己亲自捉的鱼，加上母亲绝顶的厨艺，当做好的鱼端上桌时，那诱人的味道，如今想起，依然让人垂涎三尺。

如今我身处外地，每次回家行色匆匆，我与小河已阔别多年。那一日我有闲暇，去见了小河。如今小河已经面目全非，因为河岸两边房屋的“侵蚀”，它已经变成了窄窄的水沟，河水因不能畅流而成了死水。岸边一些白色的泡沫、各色的塑料袋和一些动物胀鼓鼓的尸体簇拥在一起，并随着水纹微微荡动。水面泛绿，浑浊不透，看不到鱼的踪迹。我想起了小桥，目光四处搜寻，它却不知了去向，我的心头怅然若失。这时我悲哀地发现：原先的那条小河只能在梦里见了。

当年的那些“捉鱼高手”如今已经成家立业。他们是这座“水上城市”的建造者，虽然他们守住了“繁华”，但他们乃至他们的后代却永远遗失了心灵的乐园。夜阑人静时，他们是否偶尔如同我一样，也怀念曾经的那条河流呢？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，总在心头。提起笔，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、更谢绝抄袭；原创的、真实的，都是美好的。提醒：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，包含邮政编码。

投稿邮箱：zyq_405@163.com。